

楔 子

某省城发生一死、两疯案件，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的女当事人杜玉珍是唯一出现在杀人现场的证人；同时，也可以肯定她是第一嫌疑犯。但她本人也不幸被列为“两疯”之一。

杜玉珍被逮捕后，病态愈发严重，她已只能说——而且，还是不断地说：“是我杀了他，我有罪！……”至于其他的话则再也问不出口。仅有这几句话的审讯笔录几乎等于一张废纸。公安局预审处的同志们一个个急得抓耳挠腮，但一切情况表明，杜玉珍的确是精神失常了，并且已经过精神病医生确诊：病人由于无法忍受的巨大痛苦而造成精神创伤，由于精神创伤而形成心理障碍，由心理障碍而导致精神失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负刑事责任……同条二款规定：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负刑事责任。而杜玉珍其人在发案的当天还到精神病院给她的女儿办理住院手续，案发时，她本人还给医院急救室打了电话，这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她的精神是正常的。而案发之后，她即刻表现出精神失常，则只能认为她即使有精神病——尽管她没有病史记录，但许

多潜发期的精神病人都没有病史记录——也是在精神正常时犯的罪，所以，她必须负刑事责任。然而，却只能等待她再次恢复精神正常时获得她的口供，再根据口供判断、处理勘察现场时见到的那些暂时无法解释的疑问。因此，所有的一切只能等。

案情无法侦查下去。

怎奈，仅一个案子中便出现了两疯、一死，属于重大案件，尤其被害人是省城里，甚至可以说是在全省都颇有名望的律师何玉霞的弟弟，以致于新闻界、法律界乃至人民群众无不为之震惊；震惊的结果是起初的街头巷议，继之便是一些猎奇小报上披露消息、追踪报导乃至“疑案追踪解析”等等。一时间，议论纷纷，飞短流长。亦有些好事者投书市政府、司法部门，询问案情……

事件终于引起省检察院、市政府的重视，指令市检察院尽快处理好这个案子……

这些天来，市检察院的检察长张建民确实忙昏了头。他绝不是一个假公济私的人，但妻子的病情日趋恶化，住进了市人民医院，连他那年逾花甲的岳父、岳母都放弃了疗养，从北戴河巴巴的赶来守护，他又怎么能不每天必到医院。更何况，那个职权部门参与走私的案件更牵扯了他大部分的精力，他已经完全处于一身两役的状态。所幸省院把那个走私案子接过去，呈报上级……他刚腾出身来，便又接到了市政府的指示。当他翻阅由市公安局转过来的案卷、蓦然在记录纸上看到“杜玉珍”这个名字的时候，即刻惊呆了：

“这不可能，绝不会是她……”

然而，下面记载的案犯详细介绍即刻否定了他的惊疑。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张建民的嘴里仍在这么自言自语着，但心里已经毫不怀疑——他断定了案件中的她便是当年被自己伤害过的那位纯洁、善良的姑娘……

第一章

近暮以后，从海面上吹来的、潮湿的晚风消散了蒸蒸暑气，使人感到十分惬意。

滨海几乎和每个城市一样，傍晚是它最热闹的时刻，也最为充分地显示着它的繁华：街道两旁是一幢幢现代化的高楼广厦，楼门前不时有各式各样的小轿车停下或者开走；进进出出的人们一个个全然衣冠楚楚——有的悠闲自在、不慌不忙，有的神色紧张，来去匆匆。穿梭般奔驰的车辆和便道上络绎不绝的人流构成了这座省城的缩影。

这儿是“宴友酒家”二楼上的一个雅间，门楣上悬挂一块棕色横匾，阳雕着“紫竹轩”三个楷字；房间宽大，布置得也十分豪华：宝丽板全装修，屋四角，根制盆架上摆着鲜花，猩红色地毯，翠绿色的窗帘，显得房内光线和谐、清新。

张建民默默站在窗前，他手指间夹着支香烟，悠闲而又专注地望着西斜的红日冉冉靠近西山。天边迎出一片绚丽的彩霞，夕阳从云隙里伸出千万只金色的手，恋恋不舍地抚摸着将要暂别的大地；大地仿佛为之感动，殷勤地奉

上了袅袅氤氲……

他下意识地吸了口烟，长长地喷出一口烟雾，仿佛是他紧张了数月之久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总算可以缓口气了。然而，每每回忆起这几个月的拼搏，他的脸上仍不由泛上一丝苦笑，眉心也情不自禁地缓缓皱了起来。

本来是个十分简单的案子——强奸案，被告人叫吴志忠，现任亚泰水泥厂主管供销的副厂长。

如果当时便着手处理，案件也到不了中院——尽管原告是到市公安局投诉的，但由于市局根据案情把案子转到了莲湖区公安分局，分局预审科在调查中发现案犯在本案之外另外还有更加重大的案情线索，而在拘捕案犯后却即刻出现了阻力，便把案子重又转回市公安局来了。偏偏市局又把案子退回区局……往返几度，竟使一件比较简单的案子愈发复杂化起来，结果，市公安局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了这个案子，并且开始调查。逾时不久，预审材料报到了市检察院。

岂知就在这时，各方面的阻力竟铺天盖地而来——在市检察院接到市局预侦科的询问笔录之前，市公安局就已经摆脱、冲破了来自五六个方面的阻力——几乎与那一摞子笔录纸接踵而至，给吴志忠求情的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来了，随之，一位又一位有头脸的人物出现在市检察院的办公室里。

有两个检察员在接过案子后，“调查”了两天，又各自摆出借口，把那摞笔录纸交还给检察长高雪峰；结果，案子几经周折，到了张建民的手里。或许是由于初出茅庐吧，张建民接过案子后便开始了认真的调查、取证；落实了吴

志忠大量贪污、受贿的事实……

确实不容易啊，且莫说许多事实的取证宛如大海捞针，便是那些纷至沓来的电话，如果没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和健康的神经系统，寻常人还真招架不了。

时间过去了，在同志们的大力帮助下，更该感谢省检察院的支持，张建民终于把一个造反起家，曾担任过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有现行罪恶的吴志忠送上了被告席……

二

当年，曾一度担任市“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吴志忠在各方面都非常注意给自己留条退路——在批斗省、市某些他认为根深蒂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他刻意地手下留情；事后更借做思想工作之名，促膝谈心、辅以安慰。

他的这一手儿颇使某些厄运当头的老干部感激涕零。

其结果，盛情难忘，当“四人帮”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那些受过吴志忠恩惠的人们得以重归旧位以后，竟然蒙人点水之恩，便以涌泉相报——尽管“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随之又一场清查“三种人”运动，吴志忠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地在“三种人”之内，无奈，由于上遮下盖，也就没有人再提起当年那些事。他吴某人又回到了水泥厂，担任了个副厂长。

“拨乱反正”之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国民经济飞跃发展，作为百业先行官的基本建设事业随之呈现一派方

兴未艾的大好趋势，以至于建筑材料紧缺、需大于产，价格上涨幅度也大，其间势必出现产品销售方面的个人所得。作为主管供销的副厂长吴志忠充分地掌握了计划外产品的物价自主、价格浮动的大好时机，竟然直接了当地向请求支援的业户们索要回扣。其实，吴志忠所要的回扣并不高，仅仅百分之二三而已，这对于那些急需开工生产的建筑单位来说似乎是无足轻重的小问题。许多知情者多数是在把请求支援水泥的介绍信放在吴志忠面前的同时，便另外附带了有比值合适的人民币，几乎连一句客气话也不必多说；接下去，主客双方会意地点点头，吴志忠便理所当然地把那些彩色印刷纸往写字台的抽屉里一划拉，随后，操笔在手，在对方的介绍信背面龙飞凤舞地大笔一挥，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当然了，这些默契是要在正经办事的前一天事先交待过才行，但鉴于“烟说话、酒搭桥”，在说话的同时，烟酒也是必不可少的。

为此，吴志忠的家里提前实现了四个现代化——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常现象。然而，吴志忠并未以此为满足……

吴志忠给人们的印象往往会使人造成一种错觉，他衣着朴素，不苟言笑，然而，他却绝不是个不近人情的人。比如说，他本人虽不吸烟，但他写字台的抽屉里却随时放着几种不同牌子的香烟，可以根据客人的不同身份敬送；他自己不喝酒，但在必要的场合，他能做到舍命陪君子。

不过，他有个小毛病——恩泽广被——对女人特别感兴趣，而且还无分妍媸，诚然，对漂亮女人总难免偏爱一些，但是，他给领导的印象却绝不是个好色之徒。

在这方面，吴志忠可以称得上比别人棋高一筹：他极严谨地遵守“兔子不吃窝边草”的信条。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所在的维修车间里也有不少年轻女工，并且还有几个需要他手把手教技术的女徒工；长的也不一定都不怎么样，他竟能做到秋毫无犯，甚至连句玩笑话也很少说。领导和群众都认为他是个作风正派的好工人。

然而，早在结婚前后，吴志忠就已搞过不少风流艳事。在这方面，他的眼睛似乎比锥子还要厉害，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只要从他面前经过，他一眼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对方的禀性、爱好，乃至为人是否正派，因而，也就能轻而易举勾搭上，并且迅速地达到目的。

有些事虽然别人不知道，但当事人却是最清楚不过。

譬如，就在吴志忠结婚后一年多，他的儿子过满月，他兴高采烈地办了个家宴的那天，有位不邀而至的、年轻漂亮的女人带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突兀出现在客人中间。在吴志忠发现了伊人降临想要躲开的时候，那伶俐可爱的小女孩已经兴冲冲跑了过来，两条小胳膊向前伸着，张开的小嘴清脆地朝吴志忠叫了声：

“爸爸！……”

吴志忠怔了一瞬之后，把已经扑进他怀里的小女孩儿推开，冷冷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哪能……”

那小女孩儿委屈万分，“哇”地声哭了起来。

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大步走过来，抱起自己的女儿，杏眉倒竖，戟指吴志忠破口大骂：“姓吴的，你还算个人吗？你把我玩够了、甩了，另找一个大学毕业生，那是你能耐，我“佩服”你。可是，你竟然连自己的女儿也不认！姓吴

的，你说，当着这几位客人说个清楚，这是不是你的孩子？……”

她话没说完，“呜呜”哭了起来。

情真意切，何况，这种事儿原来就掺不了假的。

客人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家宴闹了个不欢而散。

幸亏时间不长，“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公、检、法随即被砸烂，这件小事也只能不了了之。

遗憾的是，吴志忠的现任夫人居然抛下三个多月的孩子径自去了，当天就把离婚申请交到了法院；也没等离婚书下来，就托人调到外地工作去了。

吴志忠闹了个鸡飞蛋打。

然而，如今想来，吴志忠却又常常为那件不愉快的事而暗暗庆幸：因为，那件事的结果使他成了一位无拘无束的单身贵族。从那以后，他可以自由自在地施舍“爱情”，随心所欲地攫取不同女性的感情而不必负任何责任。

不过，最近以来，确实没有任何人看到过作为亚泰水泥厂副厂长的吴志忠和哪个女人在公共场所，乃至被爱情视为沙漠绿洲的角落出现过。但颇有些人却清楚地知道：这不仅仅是因为吴志忠处事谨慎，而是那间厂长办公室里不但办公用品齐全，而且在旁边的套间里还备有一张单人席梦思床。从表面上看，这儿是日理万机的副厂长忙里偷闲休息的地方，然而，仅这年余间，就连他自己也闹不清究竟有十几个各种不同身份的女人和他一起在那张床上共赴瑶台了。这些女人中的绝大多数是彼此春风一度，过后两不相干的人。

这“绝大多数”基本上是求售水泥的单位主动送来的，

他们非常理解吴志忠的那句话：

“……最好叫你们单位的女材料员来办理手续……一切都好说，您放心，姓吴的绝对够朋友，保证满足供应。”

然而，这些送上门儿来的究竟是不是那家关系单位的女材料员就不得而知了，连吴志忠本人也清楚，其中的“绝大多数”是那些只要付人民币就可以和任何男人上床的女人。

或者仅仅是一场误会。

这一天，省第四建筑公司第三工程处的一位叫朱金英的女材料员走进了吴志忠的办公室。

前些日子里，吴志忠偶尔去过省四建第三工程处两趟——莫看那是种搬砖和泥的建筑企业，办公环境搞得却清幽脱俗；至于办公楼里的那些科室，更可以称得上桃李争艳。尤其是，其中一个爱穿艳红三件套的姑娘，那风韵真令人……事后，吴志忠侧面打听了一下，知道伊人是材料科里的一位科员，叫朱金英。

吴志忠对朱金英的到来表现着充分的惊喜，笑呵呵地伸出手去，说：“哎呀，小朱呵，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朱金英虽然也伸出手去，却是把公司求援水泥的介绍信和有关手续放在对方手里，说：“吴厂长，我们的孙科长出差了，恰好工地上急用水泥，您帮帮忙，给解决一下……”

吴志忠瞟了一眼手里的求援信，放在写字台上，一句话也没说，只两眼射出锥子般的光，紧紧盯住朱金英脸上那两个浅浅的小酒窝；然后，滑过她那线条和谐、皮肤白嫩的脖颈，最后，停在她那丰满的胸上……他情不自禁地

一连吞了几口涎水，骚动的心反而更加意马难拴：“……她实在太漂亮了，和她相比，那些个女人简直不如破抹布！我、我说什么也得把她弄上手……”

吴志忠诡谲地笑了笑，说：“小朱同志，你在建筑行业里干好几年了吧，按说，不会不知道咱们行儿里的规矩。如果是十吨、八吨的，看在老孙的份上，我还可以做主、批给你，可这么大的数目就实在不好办了……”

朱金英虽然注意到了吴志忠那色迷迷的目光，却也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她看了看手表，又淡淡一笑，说：“吴厂长，我们王经理还在等我的回话，希望您尽可能……”

吴志忠“呵呵”一笑，说：“小朱，你这么说话可不太符合一个材料员的标准了。我知道你心里着急，我也不是不想帮你的忙……你们急于解决这个困难，可是，现在哪个单位不缺水泥？如果都能用两句话就把五十吨水泥弄到手，只怕我们厂的仓库早就空了。”

“那么，我……”

“不用急，反正也快要下班了，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我给你们王经理去个电话，让他别等你们了。等下班以后，我们一起去饭店吃点儿饭，有什么话吃饭的时候慢慢说，我想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朱金英稍一怔，即刻猜到他的真正用意，连忙推辞，摇了摇头说：“吴厂长，谢谢您的好意，我……”

吴志忠诡秘地笑着说：“小朱，你放心，我这可不是趁机找你的便宜，一切开销都算在我身上。”

他说着话，绕过写字台，缓缓走了过来。

朱金英心里猛地打了个突儿，慌忙站起身，说：“不，

家里还等着我回去做饭……”

“别开玩笑，你母亲会等着你做饭？”吴志忠两眼一眨不眨地盯在她的脸上，那眼神就像一只把鼠儿迫于一隅肆意戏弄的猫，迟迟说：“我知道你们有困难，可是，你也应该知道，我这儿同样也有困难……”

还在朱金英揣摩对方话的含意的时候，吴志忠已经坐在沙发上，忽地抓住她的胳膊拉进自己怀里，淫笑着说：“我们来共同解决一下双方的困难吧，好吗？……”

他话音未落，忽地抓住朱金英的一只手，放在嘴边亲吻，另一只手从后面伸过去，紧紧地搂住她的腰。朱金英顿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控制住了，惊得目瞪口呆；她实在没有想到这位吴厂长会干出这般勾当，表现着充分的手足失措。也就在这时，他那张并不十分丑陋的脸凑了过来，几乎贴上她的脸，可怜巴巴地说：“小朱，你陪陪我吧……你嫂子她们去天津了；我……真的太孤独了，我太喜欢你了！……”

朱金英的心里矛盾极了，她忽然感觉到自己好像是吞下了几只苍蝇，想呕吐、却又吐不出来；巨大的羞辱感和难以形容的厌恶使她全身颤抖着，仿佛掉进了万丈深渊！

忽然，朱金英感觉到自己的双脚离开地，被吴志忠抱起来，走进了隔壁；她挣扎着，哀求、哭叫着，却无济于事——吴志忠把她拥倒在床上，一边重重地吻她的嘴唇，一边粗暴地解脱她的衣服……

朱金英哭哭泣泣地走进了市公安局。

三

这个事件在滨海市乃至全省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省党报上曾以“拨乱反正后司法战线首战告捷”为题报导了案件处理的全过程，久未沐浴法制雨露的人们无不拍手称快。

市中级人民法院里的同志们都预计高检察长会为张建民开个庆功会，高雪峰也确实放出了这个风；但是，将近一个月过去了，这个会却没有开成。然而，就在大家已经快要忘却这件事的时候，高雪峰却在早晨的碰头会上宣布：

今天晚上在“宴友酒店”为张建民开庆功会！

张建民作为主人，被全权任命操持这件事，他用电话通知酒店的彭经理后，又提前一个多小时来到宴友酒店；现在，他望着已经落在西山后的太阳托出的彩霞，等得有些着急了。终于，走廊里隐隐传来一阵皮鞋踏在地毯上的脚步声，张建民打开雅间的门，兴冲冲把同志们迎进来。

两张桌面，气氛热烈，酒菜丰盛，十八九个人欢聚在一起。

“同志们！”

或许是一种不成文的规矩，检察长高雪峰在宴会开始前举杯祝酒。高雪峰是个年近五旬，个子不高的精瘦汉子，浓眉朗目，有一张生动的脸，额上深深的皱纹和过早花白的鬓发充分地显示着他所经历过的沧桑。

他声音沉稳，却较洪亮：“我先声明几点：第一，这次咱们聚在一起是给张建民开庆功会，虽然应该说是咱们大

家的喜事，终究他是主角，宴会的开销自然划在他的名下……你们谁也别争，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按说，也能由财务上报销，可咱们院里办公经费紧张，只好委屈他了。

“第二点，我先给大家透个风儿：鉴于张建民到院里以来这几年的表现，我已经打报告给省高院和市政法委，申请转张建民为正式检察员；索检察长和谭主任都已经签字、批准，批文过几天就下来……”

他的话被一阵掌声打断了，他笑着鼓了两下掌，又接着说：“同志们都知道，终结这个案子确实不容易，市公安局预审处的同志们顶住了几个方面的阻力才搞出了那几张笔录和一部分调查材料；材料刚刚送到咱们院里，给那个姓吴的求情的电话也就跟过来了……”

“在这里，我不想批评在座的某些同志，他们在接到案子之后竟又退给了我。我知道，你们的那些借口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也清楚，那几位亲自找上门来的、有头脸的人物也确实不好招架，所幸有张建民同志……哦，我怎么不说不说的又说起来了。不过，我还是要强调一下，下不为例，以后希望同志们不要再出这种事。我们是人民的检察官，上面有党，背后有广大的人民群众给我们撑腰，无论是谁，不管他职务多高、资格多老，只要他犯了法，我们就应当舍得一身剐，把他拉下马！”

又是一阵掌声。

“大家再端一会儿酒杯，我还有两句话：由于工作需要，上级决定把我调去省院，下星期一就去报到；由楚国安同志任市院检察长——今天的这次庆功会也当是给我送行了。”

他转向楚国安说：“老楚呵，‘拨乱反正’以来，许多文化大革命前后的陈年老案也搬上来了，再加上形势的变化，压在我们肩上的担子可不轻啊；任重而道远，希望你能带领同志们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他高举酒杯，说：“来，同志们，干！”

众人举杯，一干而尽。

接下去，大家你敬我让地吃喝起来。

三杯酒过，一个叫任艳芳的女检察员笑着站起来，说：“同志们，张建民在内蒙古建设兵团的时候可是个出了名的男高音，虽然是业余的，那水平也非同凡响；咱们请他唱一个怎么样？”

顿时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张建民窘红了脸，站起来说：“任大姐，您别拿我开心好不好，好长时间没唱歌了，我……”

高雪峰打断他的话，说：“小张，大家都鼓掌了，你就唱一个吧；唱不好还唱不坏嘛，这又不是比赛。”

无可奈何，张建民只得唱了起来。他的嗓音确实不错，唱的又是当前最流行的歌曲，歌声欢快流畅，宛若清泉流水、涓涓而出，圆润而高亢：

美酒飘香歌声飞，
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请你干一杯，
胜利的十月永难忘，
歌中洒满幸福泪，
来来来来……

他的歌声仿佛是直接从心灵深处发出的真切、欢欣的倾诉，充满感情。在座的都是和他一起共事两三年的同志，却从没听他唱过歌，更没想到他会唱得这么好，一个个都听得痴了。

是啊，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只有“忠”字舞、“忠”字歌，千篇一律，一个曲子几乎可以唱七八首歌，人们对歌曲这种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渐渐淡漠了。“四人帮”被揪出后，歌坛即刻推出了这首歌唱胜利、庆贺胜利的《祝酒歌》，确实轰动一时。

张建民的歌声甫落，高雪峰笑吟吟地端着酒杯站起来，说：“唱得好，唱得好，来，我敬你一杯！”

盛情难却，张建民陪着高雪峰喝了一杯。

岂知，高雪峰开了个头，大家竟然依次效尤，频频给张建民敬酒。张建民的身体素质很好，又有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那几年和蒙古族同志在一起喝酒的训练，起初还确实没在意；待十几杯酒碰过，他才发觉有些不好，连忙推辞；怎奈，大家都在兴头上，所幸高雪峰给他解围，才算罢了。

尽管如此，一斤多白酒已被他喝进肚子里。

酒桌上往往都是这样，本是件极寻常的小事，一旦被入抓住当作碰杯的借口也能掀起一次喝酒的高潮；至于能喝多少，则因人而异。

那个任艳芳又被人哄着唱了首《我的祖国》，唱歌的高潮便算过去了。

一个姓苏的中年检察员端了杯酒走到高雪峰面前，迟迟说：“检察长，我说句心里话：其实，您交给我这个任务

时，我并没有什么顾虑——前些年，吴志忠的所做所为我們心里都有数，我早就巴不得有人揭发、把他的事抖搂抖搂……”

“喂，我不是说过不提这件事了吗？事儿已经过去……”

“不，检察长，我憋在肚子里也别扭得慌。”苏检察员说：“那天上班之后不久，我正在翻阅预审笔录，市局许局长打来了电话，叫我到市局去一趟。我以为又发生了什么情况，就急匆匆地去了；岂知，他竟是找我给吴志忠说情……”

“什么，你说许德光给他讲情？”

“是这样……”

忽听门外有人说：“是谁在说我的坏话？我可听见了。”

说曹操，曹操到。话音没落，一个人笑呵呵地走了进来——是市公安局副局长许德光。

四

许德光是个身材高大的汉子，说话嗓门也大，他没穿警服，留着光头，穿了件褐色夹克衫；他很随便地走到桌前，端起楚国安面前的一杯酒，笑着对高雪峰说：“我临下班的时候才听说你要调到省里，这样的喜事自然得喝两杯；谁知，赶到你家里，嫂子说你们到‘宴友’来了，我紧赶慢赶还是来晚了——我认罚。”说着话，仰脖把那杯酒倒进嘴里。

但见高雪峰淡淡一笑，说：“不，老许，你说错了，这